



羣書提要一卷

蛾術堂

蕭山沈豫補堂著

讀鄭註爾雅書後

漁仲爾雅前序曰爾雅釋六經極有條理然只是
一家之見又多徇乎理而不達乎情狀後序云館是
禮餽是餽亦可知其味於言理詩云奉璋峩峩謂
助祭之士執圭璋峩峩然釋言云峩峩祭也亦
可知其不達物之情狀近東原戴氏答江慎修先
生論小學書云卽爾疋亦多不足據姑以釋詁言
之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
賚畀卜訓賜予之予不得錯見諸一句中孔魄哉
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氏註云孔穴魄延魄虛無皆
有閒隙餘未詳考之釋文哉言之閒也閒卽詞助
然則



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詞助見於詩易多矣其餘指摘紕
繆甚多夫以爾疋之精慎博洽而通儒猶得擢數其皮傳牽合
之語故訓之學豈易言哉海虞毛氏晉所刻漁仲南宋善本爲
羣籍之津筏撮掇數語知讀書貴不受欺于古人也如戴氏者
亦可追跡前哲矣

五禮通攷

今之學者言經者略史言史者荒經二者不能兼也金匱味經
秦先生編輯五禮通攷遠規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近仿崑山徐
氏讀禮通攷顧朱子雖具軍賓嘉三禮而未科別其條目勉齋
信齋續以喪祭之禮始略備吉凶二類而又與前編體裁未能
畫一蓋亦彙本未成之書也若徐氏通攷止凶禮一門而吉軍

賓嘉尚屬闕如是編徵引通博考據精純上自唐虞下迄明代
合魚熊爲一釜鎔盪釧於洪爐探心性之原極發揮之妙因革
損益曠若龜鑑經經緯史可不謂體用兼備與門類七十有五
爲卷二百六十有二叙四一陽湖蔣汾二桐城方觀承三顧棟
高四自叙同訂者方觀承參校者德水盧見曾元和宋宗元

夾漈遺藁

夾漈遺藁宋鄭樵纂也三卷一古今體詩取材於密實而蕭疏
韶秀者亦復不少五言如家園示弟不辱看來世貧生託立言
晨雨鐘鳴催過雨星落避行雲湘妃怨蘆花深月色燐火劇螢
飛昭君怨故知關北夜無分漢南春七言如題夾漈草堂述作
還驚心力盡吟哦早覺髣毛凋過桃花洞田家留飲抱琴靜聽

濤聲急對酒閒觀月色奢等句二卷如獻皇帝書歷叙頻年績
學真有駒隙儵忽之慮寄方禮部書如論音韻則曰凡樵讀書
之註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與正體同音同義也言或者借
體及借義也又於春秋有云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
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
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又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
體三卷上宰相書云近三十年著書千卷又云上自羲皇下迄
五代集天下之書爲一書豫按破上無通體句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
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與景衛投字文
樞密書歷徵古人做略激切豪邁非著書千卷者不能作亦不
敢作也

知不足齋叢書

知不足齋叢書古歛以文鮑氏纂也以文名廷博酷嗜槧鉛遇
宋本舊鈔不惜價重購之故家藏幾至充棟而又不肯爲枕中
祕有新得必付諸棗梨攷叢書原雕二十八集以千字文編數
始於

御題唐史終於紅蕙山房集其閒經史之膏腴稗乘之新綻騷
楚之清辨說論之荒唐若夫蟲魚鳥獸之文山川輿地之誌圖
畫碑版之勝陰陽術數之精莫不網羅蒐輯包并無遺至矣哉
如波斯之藏罔名其實也刻鐫既工校勘尤密閒或斗米立傳
關於請託驥附琳瑯亦志乘家丁集苦心也嘉慶癸酉夏五
諭旨鮑廷博係何功名以所刊二十八集恭呈

御覽特沛

恩綸賞給舉人可不謂稽古榮與聞先生謝世皮閣鴻寶多入書賈識者惜之免兒歲重九後四日放榜初罷落葉滿案相對白雲擲管書此

御覽

太平御覽一千卷興國二年詔李昉扈蒙等編集慶元間蒲叔獻嘗鏤版于蜀宋槧久佚世所見者明萬歷時黃正色刊本及活字本而已近年琴川張氏若雲與何君夢華得周氏宋刻共三百六十卷序目共十六卷黃氏舊鈔本共五百十九卷又序目十六卷孫氏舊鈔本共四十卷戚氏舊鈔本共三十卷張氏舊鈔本共二十二卷范氏天一閣舊鈔本共二十三卷餘則以

訂正舊鈔本補入蔚爲完善竊歎經籍之存亡與國家運會之盛衰爲一轍漢之後五胡亂之至唐而一合唐之後五代擾之至宋而一合茲本自八百年來磨滅零落久失全帙而一二名門世德之家俊髦矯拔之彥猶能集腋以成裘掇蜂而釀蜜不啻瓜分豆析之後復覩同風之盛軌也繼自今讀是冊者不致嘗鼎嚮窺豹斑否願與笥典籍者共珍惜焉

是書引證經史子集計一千九百六十件外有古律詩古賦箴銘雜書等類不及具錄序五一渤海勞樹棠二陽湖孫星衍三昭文孫原湘四錢塘何元錫五張海鵬孫序簡該有法深得此集矜貴之處如云仁類必載仁風知類必載知囊足爲類書泛引者鍼砭子瀟太史一序則又抉發若干條不無

邊腹自負意然亦沿波討源者矣御覽原略天部起至百卉部止嘉慶己卯初冬後六日

孟子外書四篇 熙時子劉邠注

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故不顯於世而揚子雲韓文公李習之熙時子四家注之中興史志以為依託按外篇非特注託即四篇亦秦漢人撮拾附綴而成者如孟子三歲而孤幼誦其母方織本列女傳舜生於姚墟本緯書援神契孟子妻獨居踞本韓詩外傳擁楹而歎本列女傳此其不可信者一也陳仲子矯情軫俗下儕于蚓豈有誅之極其感慕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孟母之喪孟子三日不食儀禮喪服父母之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豈有三日不食以自毀其

性者此其不可信者三也孟子曰筦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筦

敬仲義故齊威公亦義桓避宋諱故改威此其不可信者四也

需鼃隱於萊 丁氏公著云 治地莫善於蒔改助為蒔 蔡母氏遂

藉陸氏德明日與助同 孟子無奇僻古字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其餘滕定

公薨改為滕文公卒使虞敦匠氏添出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縵公都彘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等職改王豹處淇為瓠巴鼓瑟等語皆點竄內篇錯綜面目以自飾者也

全蜀藝文志重刊

全蜀藝文志七十卷明嘉靖辛丑九月十五日博南山成成都楊慎序其略曰名宦游士篇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

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于世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駢體例也云云嘉慶丁丑重鐫犍爲張氏小書樓藏板安岳譚靜山重訂樂山張汝杰榜山重刊犍爲張汝照重校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作吳俊卿撰而此云楊慎想俊卿作宦蜀川聘訂升庵脩輯如本朝乾隆開脩湖北省志本會稽章氏實齋手筆而云畢制府沅也其書如費著歲華紀麗王象之碑題標目氏族譜等書皆可單行傳世者是亦一鉅觀矣

今水經

今水經黃氏南雷宗義學也何爲不言著而言學言學謙辭也

猶何休著公羊而亦言學也何以首列表猶史家作年表人物表便於考證也何以水分爲北南猶大禹治水自北而南順水之性也何以不言古言今派脈有通塞谿瀆有變遷泥古難通也鄭氏曰旣知古又知今宗義氏之學也

按黃氏根柢醇博今水經縮萬派於片袂蒼衆流於單詞誠簡要之祕本也自叙云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鄺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不逮今讀今水經如浙江又東至杭州府城東三里爲錢塘江又東錢清曹娥二江入之錢清由三江閘入海非入江也入之二字似混又南水一條大江又徑鎮江府城西北六里南運河入焉徑常州府城北五十里過江陰縣西泰州東南至常熟縣北通

州南入於海按大江由金焦入海門猶適子繼太宗極爲順
便不必紆折繞道入海據此二條凡足所未歷目所未經亦
不無割裂舛錯云庚辰初夏三日後記。小穀先生曰案語尚宜精審

朱竹垞經義攷

經義攷三百卷後一百三十卷德州盧轉運見會刊舊名經義
存亡攷後去存亡二字

高宗純皇帝七律一章冠諸簡端首王言各經俱有賦

御製序并總裁纂修諸臣得列焉而以孝經爲第一次以易書
等繼之序三一陳廷敬二毛奇齡三盧見曾據毛序於十三經
外收入大戴禮共十四經該博詳備佚擬緯悉挨次刊列洵足
補藝文經籍諸志之闕遺而爲簿略之善本也微嫌逸經二字

竊有未妥緣詩有逸詩書有逸書禮有逸禮原據六經本文之
散失者而言非若後儒補擬諸作所得附會也今以漢唐蠹蝥
之冊而概以逸經目之豈不混乎想原名存亡亦見及此也

周禮說五卷

周禮說五卷宋紹興新昌黃宣獻公度撰按宋史度入監登聞
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
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度志在經世而
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學校卽
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屯田便宜歷代邊防
行于世惜世遠年湮書多漫滅卽竹垞先輩經義考并不登其
目而邑人陳孝廉蓉臺獨能於灰燼磨落中手輯而梓之亦猶

王伯厚緝鄭氏易注姚士粦緝陸續易解佚而復見也說五卷
缺冬官仁和許乃普序而陳子金鑑亦有刊刻緣起并凡例五
則卷首原序考證卷末史傳行狀墓誌祭文校訂姓氏俱列焉

梅花樓記略

梅花樓在蕭邑北門外爲何氏別業先師待軒陳夫子講學於
此豫執贄門下先師先孝友後文藝居常不苟言笑而溫潤之
氣時溢於狀貌故使人畏復使人親也每日講四子書多本漢
唐古注而於集註未的者亦不加指駁嘗舉鄉黨圖考曰此中
雖不盡無可訾議而要皆確有淵源其疎漏處亦非時流可及
嘗爲訂正若干條底本藏湯躍門同人家恨不能復讀也先師
示門下讀書法貴沈著切實若浮游以飾門面則無益謂余有

一日讀一二卷者有數日讀一二字者總以玩索反覆明白曉
暢而後已又謂少時就學不甚穎敏至十五同堂有讀左氏者
傾耳聽誦卽了了記憶由是神智濬發十六至十九讀經十九
至廿二讀子廿二至廿四讀三通默識強記其于典章制度名
物象數音均文字天地陰陽之學俱各有心得而不同膚末作
帖括文不屑屑于行墨根柢淺薄者多不會其旨趣故不以時
文名於世從游次年奉太夫子命北上赴禮部試舉進士點中
書以親老改官教授補嚴府廣文課督有法庠序莘莘豫癸酉
歲入闈同號有談經藝者紛論明辯詢其里居則曰淳安所誦
法者皆陳師訓也故一時擬之安定治經治事二齋云嗣後豫
橐筆四走未能親聆提命不識先生晚歲之著述若何而未成

之書屬於誰氏回憶梅花樓畔講道不倦迄今二十餘載而侯
芭老弟子亦竟成爲朽木矣爰誌大概謹申服膺之義云

讀衛賜詩傳申培詩說

陸德明經典釋文言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
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旣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
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是孔子之詩傳于子夏確有明
證而子貢雖因論貧富有可與言詩之許當時並未聞以詩紹
其業者竊按申培公爲楚王太傅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以詩
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
十餘人而申公詩說篇次與詩傳十同八九非獨二南後次魯
而何彼穠矣俱列入齊風已也漢儒多通經安知非王臧孔安

國輩提命師傳私相撰擬不然何持論援據之如出一轍耶顧
或謂培在後賜在前安知非培剽竊夫賜而猥疑傳之不足據
耶吾以謂漢興傳者有四家而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淵源
可溯且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倘無心得而上能動天子徵
下能屈羣彥而耶

書道古堂全集後

今世之以古文名者姚江南雷甯都三魏其餘宜興儲氏桐城
方氏諸公皆能出入歐曾步趨韓柳故雄奇激宕樸茂淳懿卓
然成一家言而證文隸事則多有未盡者董浦杭先生天資卓
絕於書無不讀而尤精經史舉大科昔王厚齋恥事舉子業者
制度掌故漫不知記假館閣書讀之遂登淳祐鴻詞先生較之

豈有異與先生立朝多抗節罷官後養親湖山復得枕藉圖史
故其業益專其學益博每下筆如化工之肖物各就本原而洋
灑之非規撫摹擬拾襲皮膚者得髣髴其萬一如答任太史之
問起居注也而史學備焉序王光祿之尚書後案也而經學該
焉他如族譜經籍書錄金石之序通考通典通志之論以暨書
議說傳誌狀表銘俱足發經史之遺通凡例之變者寒士日不
賸西清東觀之祕得是書而讀之卽以當總集可也文四十八
卷詩二十四卷序三舊序王瞿曾祥受業袁鑿槐塘注沆外著
述有石經考異禮例史記疏證兩漢疏證三國志補注晉書補
傳贊北史奪稂金史補闕諸史然疑兩漢蒙拾歷代藝文志兩
浙經籍志續方言文選課虛詞科掌錄詞科餘話榕城詩話凡

宗錄等書若干卷

書顧亭林日知錄後

道古堂集跋通鑑地理通釋曰學人著書必有藍本深寧何嘗
不用通典然有裁斷不踏襲固云云顧君日知錄三十二卷有
體有用非唐宋筆記叢編可擬而援引多本于元龜考索并勝
國寶錄間漢唐說經說史之集而朝章典故咸賅備焉非讀破
萬卷者不能測其涯涘矣

茶餘客話

茶餘客話山陽阮葵生篋十二卷不分門類所記日下事居多
而師友寅僚老宿耆舊亦三四焉自言辛巳夏直票簽百餘日
中粗繙外記一遇夜直之期每次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

故史宓典籍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隨意抽閱皆爲典寶
徵文考獻三朝事實亦頗足採焉

周易通義

通天地人謂之儒通之時義大矣哉書之名通者漢有應劭風
俗通班固白虎通外此若唐杜氏之通典宋鄭氏之通志馬氏
之通考外此罕聞焉南清河秉國蘇宿有周易通義十七卷附
編五卷共二十二卷瑟菴汪宗伯序其略曰其言象也一本之
本經十翼參以洪範貞悔左氏內外傳之說而漢儒諸家附會
之象不及焉其言理也一本之卦德卦象卦體本爻變爻比爻
應爻互爻而王氏以後空虛之理不及焉文字準乎古訓名物
證以羣經章句審乎義理解義衷諸類例其於前人之說是者

雖當世所習傳而不敢苟異其非者雖先儒所尊信而不敢苟
同嗚呼其學亦可謂博且精矣卷首揭要十五條第一論元第
十四五明著述大意卷末附編五而第五著策一卷後跋王琪
云瑟菴汪宗伯師題其稿曰此卷極好後論以所值之事與所
得之卦合而度之至精極妙不復能贊一辭矣此集大旨宗宋
而亦不廢漢至解乾坤兩用字與初上等義實非膚末勦竊者
殆可與言易乎

周易鄭註

壬辰夏仲得雅雨盧氏所刻叢書李鼎祚集解後綴康成周易
注遺珠碎璧彌深寶愛翻譯者久之癸巳春豫惜漢易之尠取
架中通志堂經解及阮芸臺相國所刻

皇清經解言易者各數種彙萃排比纂緝詮解意欲見我朝易學跨越漢魏且使童髦放開眼界四聖之書牢籠萬有而於本義大全緝說會通諸集以外資其玩索也會鈔撮數日復得吾蕭湖海樓陳氏雕本叢書十二種而是集其首也杭東里盧文弨叙其首搜羅博贍棄取嚴審於盧刻外增補姚叔祥二十五則

皇朝東吳惠定宇棟復加審政其次第益加詳焉而歸安丁小正孝廉復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考定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羸入者爲槩去之而武進張編修惠言訂正焉共十二卷而正誤及武進臧鏞堂叙錄附之而後鄭氏之書完善而無漏因歎厚齋王氏博極羣書哀輯成帙而七百餘年以後復得胡孝轅

丁小正張惠言諸君子剔訛增遺非特鄭氏之功臣亦王君之諍友也花朝午後快書於楚州客舍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全椒山尊吳侍讀彝序稚存洪太史卷施閣乙集文曰太史志行氣節儒林引重余讀卷施閣乙集朴質若中郎適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益其素所蓄積有以舉其詞劉謂英華出於性情信哉太史於經通小學於史通地理學故其自序此書也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統以三京爲圖二十昔則赤紫畿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一準近圖戶口所憑要於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嶺開渠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渚因水利而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

畸人逸士昔賢前聖之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瑁之尊同於牧伯故并列其祠外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弓劍之所比於山陵故各詳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遺五金利用標所出之山近監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時出入而綴以故名陂塘則記歷代廢興而并詳創始形勢所在非可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書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微旨也書成于乾隆五十三年丹徒于宗林跋曰建置卽以此年爲斷付刊亦自此年始此後若平越府之改州達州之改府荆門散州之升直隸州以至南籠府更名

輿義等皆在書成之後不備錄戶口道里物產則悉準一統志輿地表及會典等書余案地理之學非失之簡卽失之繁是集頗有依據嘗觀其自敘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亭之字以今準古以古徵今可以知其大概矣

書江都陳本禮箋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篇後

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卽至漢代試爲吏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博通強敏以今之容與翰林偃蹇藝圃馳騫乎鴻俊之場睥睨於儕等之輩試叩之以孟堅之用祿飾安仁之用乘風禹玉之用奇觚景文之用鞮鞢鮮不聾俗而奏以英威瞽者而炫以紅紫而枵腹之子

猶復掩耳支辭自飾固陋日揚班文字得一字書即可援筆是
不知句櫛字梳之苦詣而後得綴文聯義也我

朝定鼎已二百年經史之學超邁唐漢至小學尤爲傑出如休
寧東原戴氏金壇王裁段氏等而上之顧君憲君尤卓卓也而
蒼頡爰歷凡將說文羣雅諸書微文奧旨昭如星日近世陳氏
本禮幾轅伏之年喜柯櫛之籍得急就善本彙而通之其詮解
用顏氏者十之二三用王氏者十之一二其餘通疏出以沉思
而以後漢書宦者列傳元帝之世史游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補益尋繹爲主頗得論世知人之意亦善讀古人書者矣舊序
二一顏師古一王應麟而集端則自敘云

書李元賓文集後

秋燈熒熒夜漏未歇適書賈貽唐賢李元賓文集係廣陵敦復
秦太史刻本嘉慶乙亥歲校刊全唐文太史分得元賓集向本
五卷茲并取唐文粹文苑英華等所有而彙陸希聲趙昂所編
失載者復爲續編一卷附其末遂爲完善竊按觀貞元八年舉
進士宏詞連中受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韓退之稱其才高
當世行出古人而新唐書本傳云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
愈相上下惜觀少夭未及愈予以謂卽其少作有足多者觀其
安邊上陸相公請修太學諸書卓卓有幹濟卽漢之終賈何以
過之惜不假以年負春華而虛秋實也至若東還授衣兩賦尚
不脫梁隋綺膩曼靡習態本以宏詞起家不改才人本色也善
乎希聲之敘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

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蹀躞不能止真罄其技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皇清易經彙解未成初稿序

道光甲午花朝卅日晨起盥漱披讀亭林顧君文集肇域志序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匆匆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云云悲哉駒隙易過馬齒加長前賢增悼後進更深余壬辰冬集

皇清易經彙解迄癸巳六月得二百四十日友人方生郁文共

繕寫之未幾壯武心疾握管大難廢書三嘆然

本朝言易者略備於此大旨以漢易爲宗故于惠定宇張編修焦孝廉諸說多所採擇而亭林西河安溪各家披拾輔之惜乎上經自屯蒙起至坎離下經止八卦乾坤繫辭僅大略而已至凡例綱領遵

欽定各經彙採儒先說疏頗得要旨昔人欲觀漢易必須讀李鼎祚集解余此書雖不全而欲究

本朝易者亦得其一二也雖然余何憾焉惠氏周易古義無繫辭而江都江舍人藩續成之以俟踵事而增者可也

書鈍翁文鈔後

按鈍翁本傳所著鈍翁前後類彙續彙凡若干卷歿二三月前合

諸橐手自刪定益以晚年所作曰堯峰文鈔五十卷行世今所鈔者十二卷自論說至議碑銘表記序書傳事略像贊跋文傳論而已蓋卽宋商邱許鹽官選本也許傳云其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間務疏通經傳闡身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見重於世吾以謂記序小品峭潔趣旨著墨不多迴出塵表眞得柳州神髓至碑傳諸體隱者顯之畧者詳之尤能補志乘所未備於

國史大有裨也其性弁急少所可而平生所瀕首者止顧氏亭林亭林與人論師道書曰茗文經學脩明無愧爲人師亦可以瞻其所養矣

書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後

天台齊次風宗伯在

純皇帝朝沈博淵邃在堇浦謝山之列當時雖南齊北竇並名而東臯遠不逮也歷代帝王年表一書此特其碎金耳嘗讀其自序云欲仿司馬溫公通鑑目錄之意總二十一史提其綱以便初學而未能今春多暇乃作總表三代以上但列世次之大都自秦六國下至明洪武皆以年序亦略識其治亂得失使數千年間興亡分合一展卷而瞭如亦初學之一助是由博反約之作也擬之品格殆東萊大事記之流乎篇首有山陰胡天游小序縱橫列之統閏別之地與事附而繫之得其大概矣有明一代眞州阮相國子福敬錄

御批通鑑輯覽明紀所載以續之原表之例以月繫年夾書其

下今續表皆欽遵

御批通鑑輯覽之例以書也卷末阮少君復取桐鄉陸丹叔帝王廟諡年諱譜附而綴之真完善之作哉

書活板呂東萊大事記大事記通釋大事記解題後

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宋呂氏祖謙撰取司馬遷年表大事記之日編年系月以紀春秋後事復採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始自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漢武帝征和三年書法皆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書作於七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義本欲起春秋後迄於五代會以疾作而罷其未經卒業之本也祖謙於史學最長而謙不以筆削自任故每條之下各注從某書修云云以自附述

而不作之義至其通釋則如說經家之綱領專錄經典中要義格言以及歷代名儒議論其解題則如經之有傳略具本末而附以已見凡史漢同異及通鑑得失皆爲縷析而詳辨之又於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旁見側出者並爲夾注句下使讀者得以闡貫以幾於由博反約之助其用心亦爲周至惟此書止有宋刻四庫提要所云宋嘉定壬申刊行於學者是也今春維揚王琴川書賈來攜是集仿聚珍殿板頗軒爽每開十六行每行廿一字惜烏焉亥豕層見疊出貽誤初學實匪淺鮮然白鏹已需五兩矣

惜抱軒全集記

豫於嘉慶庚午下榻金陵白門橋右值風日晴和散步鍾阜想

周生之飛遁竊見刺於孔圭甚矣天山逸民尠副其實然南北兩朝經師多講學於此今之鍾山姬傳姚山長鼐卽前代之次宗輩也臯比坐擁朝士到門刺余甚盛時曾望見丰采峻嶒鶴骨宛若仙人惜未親炙領其言論迄今讀惜抱軒全集如坐春風中矣文集十六卷後集十卷法帖題跋三九經說十七卷始易終孟左傳補注公羊補注穀梁補注國語補注筆記八卷經三史三子集各一卽先生遺書也雜記三條詩集十卷後集一卷詞七闋五七言今體詩選十八卷分爲二集外集一其學不求博而求精其才不求異而求確其識不求虛而求實亦近代作手也經說筆記補注等集間有發鄭孔之所未發者儕之百詩西溟中差無所愧云

羣書提要一卷
蕭山門人方學周校終

讀經如面一卷

蛾術堂

蕭山沈豫補堂著

書

放勳

放勳集傳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不至也夫先言功而後言德不幾與明德新民之義相紊不知堯舜性之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恁地有上下與天地同流氣象

黜陟幽明

幽昧于治者明精于治者

克明峻德

堯之德由於性而猶曰克者以此見聖不自聖也

慎徽五典一節

歷試諸職各得其宜為陟位張本左氏所謂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是也

蠻夷率服

金氏履祥曰蠻夷率服推言其效也詳釋典文多戒慎恐懼之意見必如惟時柔能惇允難任始能率服耳一作效說語氣便鬆

水火金木土穀

穀殿五行之後誠以穀非水則不能浸潤灌溉穀非火則不能燒薙糞壤穀非金則不能摧發深廣穀非木則不能斲揉耘耒穀非土則不能樹藝播種見五行修而後始可言民食也

倦於勤

不曰倦於治而曰倦於勤非真不勤也見年已耄期精神稍有不到即為倦而憂叢脞耳

禹貢

禹貢一書雖出自夏史臣之手而中古文字典奧樸實較周禮職方爾疋九州同一敘事鋪陳而氣味章法儻乎遠矣後世史家地理輿服河渠平準貨殖諸書多摹仿於此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晉三卻漢七國皆自貽伊戚而不能承天寵者

邁種德

臯陶為刑官而曰邁種德即歐陽氏所謂欲求生而不得而於

我無與也亦不得已而用意

可愛非君

可愛二字最是馭天下緊要斬木揭竿者坐於不知愛耳舜戒禹及此非奉以虛名實勉以實德故下句可畏非民

一日二日萬幾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稍或不慎則禍患隨之故中庸言慎獨大學言誠意

同寅協恭

同者上下奮勉之辭協者彼此匡襄之意

康誥羣飲

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細故也而置之

重辟何哉衛襲商之士沉湎淫昏漸染已極非嚴肅駿厲不足以除敝俗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豈武王之本意哉

書備政事

孔子教顏子為邦大法不出二典三謨正月上日即夏時也車服以庸即輅冕也蕭韶鳳凰即韶舞也而難壬人遠僉壬也漢人宰相猶精一經遇疑難大事引据以斷誰謂台輔而可不讀書乎

尚書音

隋書經籍志古文尚書音一卷

徐邈撰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等撰長

洲惠氏謂兩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按經籍志雙行內梁有鄭元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禮記音各一卷則音之緣起實始於漢

詩

鬻睢葛覃卷耳樛木螽斯

禮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鬻睢則婦德葛覃則婦功卷耳則婦言樛木螽斯則后妃不自炫其容而使眾妾皆得有其容后妃一身而四德兼備矣

怒如調飢

石經殘本調作朝即古朝字楊升菴作調飢朝飢也想本此

鵲巢

婦德有四而才不居其中故詩人以鵲巢鳩居起興曰御曰將曰成見婚禮之無失

死麕

婚禮有饋馬之典有奠雁之文曰死麕鹿見禮之不備故卒章以微詞拒之

六月

六月六章言車馬者五謝氏枋得以爲西北平原曠野利于車戰故特詳述其制不知軍政馬爲最重故周禮夏官七十職而言馬者二十餘官可見

殷其雷

月令仲秋雷始收聲仲春雷乃發聲見雷之聲尚有一定之期而行役者竟無還歸之日乎稱君子者不敢褻所尊也

御栢舟

近日女子有過門守節之義御風栢舟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按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故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觀此則過門守節周已有之矣

城闕

晉書左貴嬪離思賦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可見青衿非淫詩如果褻狎之什豈有椒壁之寵而寫諸彤管者乎

節彼

晉書秦秀傳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解殊異

文武吉甫

本言武事而先以文德乃知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飲御諸友

華元羊羹不與而敗國貽羞句踐投醪推心而吞吳創伯士卒可不同甘苦乎

我行

我行較黃鳥更爲偷薄曰此邦非有戚誼也其不我肯穀情猶可原若誼屬昏姻而猶求爾新特則澆漓不可言矣

復我邦族

卽美遊不如惡歸意

無羊

職方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擾平原曠野便於牧放故三百九

十得以碩大蕃滋

瑣瑣姻亞

一小人進而羣小共進用賢可不慎與

訪落

訪落四篇哀音苦志想見小腆未靖三監流言神器莫保之意篇列于頌辭卻是風

繁霜

召彼二句卽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意全無骨鯁匡救者

洽比昏姻

洽比昏姻亦見敦篤之義而惟旨酒嘉肴是有則酒食以外全無經緯者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十月

日食而至震電言災不一災深見小人用事之害篇中屢唱皇父猶節篇屢言尹氏望其顧名思義不謂小人卒不可化也我之憂將何日解哉

擇三有事

鄭氏康成曰禮畿內諸侯二卿孔氏穎達曰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夫府史以下長官可自辟除今卿位而儼增設則僭越殊甚

皇父

先皇父終豔妻以見女子小人互相構煽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也

四月

舉夏秋冬而獨不及春以其殘暴酷烈無陽和煦育之氣也

北山

嘉我未老軍中貴少而賤老廉將軍之所以強飯食肉也

或出入風議

晉人清談國是敗壞高論無實者多坐此病

明明上天

無恒安處無恒安息卽大雅無然泄泄無然憲憲意然彼言天則其詞迫而嚴此言神則其詞緩而婉

鼓鐘

笙磬同音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

爲俎孔碩爲豆孔庶

俎所以載牲牢故曰碩豆所以盛品物故曰庶

酌酌原隰

爾雅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所以相其高下而爲原隰也

祭以清酒

集傳清酒清潔之酒與周禮酒正三曰清酒微異注清酒久釀而清澈者較確

青蠅

幽王本狡童也而曰豈弟青蠅之詩人可謂忠愛之至矣

頍弁

弁為元首之尊見君道不可或失故以頰相期說文頰古規字兄弟之親一為君臣情不相屬故春官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今幽王不能宴樂同姓骨肉閒離驪山之禍所由作與

雖無好友

夫婦欲其聯情故頌式燕者曰友夫婦欲其有別故美饁畝者曰賓

皇矣

太王之緒基於與宅王季之緒肇於省山文王之緒原於在京故下武曰三后在天王配於京以此見周家天下創之者后稷述之者公劉而大其業者太王王季文王纘其緒者武王也故讀皇矣一篇必合生民篤公諸什知周家大一統之有由矣

鞞琫容刀

內則子事父母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燧偏屨著綦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今公劉陟嶽降原雖復奔走倉皇而服佩雍容不改體貌非開創之君不能

思齊

婦德貴莊故頌大任者曰齊婦性宜和故稱大妣者曰徽

緜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先云俾立室家不過豫為籌度之辭故臯應之立在作廟之後也混夷駮而兵不用虞芮質而刑不用此文王之至德太王多法公劉開基之辟大抵以度地居民為首務

燕師所完

朱子語類詩燕師所完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艾說即召公所封燕國之師按艾說本王肅孫毓王孫並指北燕國

清廟十篇

於穆清廟至思文后稷言天者八言帝者二於頌禱中寓警惕意所謂天難諶命靡常也

時邁

莫不震疊周家開國之初馭侯亦甚駿肅以此懷遠後世猶有問鼎請隧者

臣工酌兩什句微異

獨斷臣工一章十句今本作十五句酌一章九句今本作八句

絲衣

周頌絲衣其絲篇不知祭何神而高子曰祭靈星之詩按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毆爵簸揚田農之事也觀此與載芟良耜兩篇較爲一氣

春秋

鄭伯如周

隱六年鄭伯如周注外朝皆言如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諸侯朝天子言如鄭之跋扈甚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四年張氏洽曰渠采地伯爵糾名也爲天子之冢宰而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故貶而名之此張氏

之說也杜注宰官名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注宰官名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注宰官名歷觀諸注俱未有以冢宰名者况冢宰統理諸務豈能長事會盟之役杜注云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書名以譏頗為得之○王小穀先生曰此條尚未確當

齊魯世為婚而多亂瀆

桓莊之世夫人姜氏如齊而桓公死于彭生之手數傳以後齊悼公妻康子之妹而季魴侯通焉天道之好還如是

單伯

莊元年單伯送王姬公穀單姓伯字魯之命大夫考魯大夫無單姓者杜注單伯天子卿也得之

溺會齊師伐衛

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杜注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按桓公見賊於齊則齊為不共之讎而猶助虐以張其勢則闇于大義甚矣故去氏非疾其專命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

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亦猶微子抱器來奔意也

齊人執鄭詹齊人殲於遂

兩稱齊人賤之也左氏歸獄於鄭之不朝謬矣至醉而殺之言外見得齊有自取敗亡之咎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姜氏荒淫已極而經猶曰夫人者此即春秋微而顯之意讀者

須於言外領之

不登於明堂

左文二年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孔疏以為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大享在祖廟有功之臣咸得配列狼曠恐勇則害上難以從祀觀此則明堂與祖廟為一處明矣

旅有施舍

文十二年旅有施舍注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之以役按舍周禮地官遺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舍是憩息之所遠方初來豈有三日二日一日勞役之理杜注蓋誤

使復其位

文十四年衛人縊孔達以為成勞使復其子甚矣賞罰之失實也既伏其罪焉用其子復父之位

八元八愷疑非垂益禹臯稷契朱虎諸人

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戡禱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杜註此即垂益禹臯高辛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註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按尚書舜典孔傳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舉八愷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援引傳文正義蒼舒伯奮等未明疏為即

垂益稷契况垂益諸人各有司職載在典謨杜注以垂益等配
十六人數目亦不相符專以庭堅卽臯陶字一人取據究難盡
信

五年再相朝

文十五年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按子太叔曰
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特伯國之制秋官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並無五年再朝之文左氏所
引殊疏

毀泉臺

文十六年經毀泉臺傳曰有蛇自泉宮出提出宮字補經之所
略

螭魅注異

文十八年以禦螭魅注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宣三年螭魅
罔兩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同一物也而前後互異亦好奇之
故也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鄆舒殺國母傷君目亂臣賊子晉爲盟主理得討伐彼時晉諸
大夫畏鄆舒儁才意欲寢兵幸伯宗力諫遂得舉義此番獲土
宜移賞于伯宗方爲公允何晉侯之倒置也

銳司徒

左成二年曰銳司徒免乎杜注銳司徒主銳兵者下辟司徒之
妻也杜注辟司徒主壘辟者按辟司徒似卽銳司徒婦人避嫌

行間不敢明詢所私故以官銜繼君相問極得大體石窳之予
齊侯雖暗于用兵猶明于用賞

晉侯夢大厲

成十年晉侯夢大厲注厲鬼也考獨斷天子為羣姓立七祀五
曰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以下立三祀曰族厲
此言凶惡之鬼特立祀以安之左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鄭元
箴膏肓云伯有惡人也其死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乖不和
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襄十七年爾父為厲注厲為惡鬼
得之

伐偃陽封向戌

偃陽非有大故以私好滅與國荀偃之請固非荀偃之從請亦

失

王追賜之大路

侯之大夫卒因晉侯而遽賜此大路以行葬禮王之濫恩甚矣
守寡不僅女子

左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姜而寡杜注偏喪曰寡寡特也
詩疏引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

為之歌秦

襄二十九年為之歌秦即繼於歌豳之後亦猶書之秦誓繼於
費誓也繼周而王者其在嬴氏乎

女陽物而晦時

左昭元年女陽物而晦時杜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

夜故言晦時顧氏炎武曰女陰物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按女常隨男故言陽物至晦時則昧於攝養之時故下文云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耳

家臣以下又有家臣

左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杜注二人南蒯家臣

以周事子

左昭二十年以周事子杜注周猶終竟也詩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書太甲自周有終孔傳周忠信也而傳之言以忠信事子明死事不復疑耳終竟究嫌鶻突

肆奪於市

左昭二十年肆奪於市周禮冬官匠人職前朝後市肆奪言寵妾不修婦職日與外事也地官司市夫人過市罰一幕今言肆市非特過之矣

遠丈夫也

左定八年遠丈夫也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遠遠嫌也

士兵之

左定十年曰士兵之杜注以兵擊萊人按此本意似欲相士行會禮而反擊之以兵故下文兩君合好云云方承接一貫若照注以兵擊萊人則聖人之識見與犁彌一般矣

拜稽首

左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杜註未明其義虞書禹拜稽首孔傳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武伯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魯當衰敝之後猶秉周禮一變至道豈虛語哉

春秋最難

王伯厚玉海曰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按春秋之難攷諸前哲歷有可驗史記孔子世家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不能贊一辭公羊疏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見採擇之非易世

說新語鄭元注春秋未成遇服虔盡以所注與之康成為後漢大儒而首尾不能了事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陳氏後傳序畧

通志堂輯春秋經序畧此篇殊好全錄之

宋樓鑰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

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

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禱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學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

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

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
夸舉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
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
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丘明忠臣然多曲
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
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
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
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
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
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與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
問尚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也

禮記

月令

仲春鷹化爲鳩季春田鼠化爲鴛而孟春獨不言化者以春氣

由漸而舒也

老有三

禮九州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左昭十三年合諸侯而
執其老杜注老尊卿稱論語爲趙魏老注老家臣之長

泰壇泰折不謂宗

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注方氏引揚子
曰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宗也夫天地之
大豈可不嫌於不宗如云天地之大不言宗而宗之義自見方
語無滲漏

獨斷祭號牲物與曲禮缺二句

梁曰香萁下缺稷曰明粢一句稻曰嘉疏下缺韭曰豐本一句

讀經如面一卷終

山陰門人陸壻拔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惟憂也然後可以無憂惟患也然後可以無患乾惕无咎震恐致福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非徒括囊三教鈐鍵九流爲卜筮之權輿彰龍馬之變化溯夫卦畫肇胎爻象遞衍蓋自卜商作傳于衰周費氏爲文于漢代循誦習傳名流疊起專門獨步殆數十室厥後京鄭繼興荀虞競作縣象著明徵文達指迨輔嗣康伯枕藉清虛沖達正義取爲師法而宋元明代大半多宗漢易浸微矣我朝經術超漢跨唐顧毛李惠之流窺見戶門發揮闡奧馬鄭之學復興於世夫惟變所適移步換影膠執以求遂生穿鑿引申觸類變動不居悉心以求差可補過若夫爻辰納音飛互占驗各有師傳管蠡所及多本人事道光十二年歲在執徐臯月敘

于袁江館舍蕭山沈豫

讀易寡過

讀易寡過一卷

蛾術室

蕭山沈豫補堂學

乾坤

伏羲畫卦乾三連坤六斷乾為天如環無端渾淪包并毫無滲漏天闕東南不過文人荒唐之說故乾三連坤為地名山大川渟峙布濩任使崇隆漫浩總有斷港絕流迤邐平坦之處故坤六斷易以象告即此可推卦理

初九

于寶爻義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三墳太古河圖代姓紀云兩儀者陰陽之形也易本陰陽故元亨以下繼以初九

乾道變化

讀易寡過

朱子曰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晦翁此說深得惟變所適精意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王肅注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陰柔用事羣小之象小人同而不和而反云得朋者以卦體是坤人以類聚也

履霜堅冰至

初六始姤姤為五月卦盛夏而言堅冰至猶春秋書翬帥師早為三家戒之也

地道光也

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無一不有發揮之象
龍戰於野

龍屬陽而陰亦曰龍者馬八尺以上為龍其駿健超騰不堪自下所謂陰極似陽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

天地變化無從而見而其象先證諸草木如桐華桺稊瓜生菜秀之類

君子以經綸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今本論作綸此君子惟盤古足以當之屯繼乾坤之後盤古生於開闢之初厥後兩大衍出無數事業皆自首出之一人肇之

雷雨之動滿形今本形說盈

驚雷迸笋甘雨蘇禾故曰滿形

山下出泉

山下之泉所出無多有似童蒙知識未開蒙茸之象

蒙見金夫

初二四五上俱言蒙而三變其文曰女女為陰類近小人亦猶滕更曹交之統袴願列于門墻而不屑教誨終不得與於蒙之列故曰見金夫不有躬言自暴自欺不可與有為也

需次於蒙後

腮角駒未可任以大事必老其才方好應用故春秋譏仍叔之子秦策叱庶子甘羅

入於穴

物必有所歸故六四言出上六言入

訟利見大人

如文王質虞芮之間田見讓耕讓畔退而息喙也

師貞丈人吉

飛熊輕呂之擊站鳶徵側之誅皆老成持重者年少將兵率多僨事

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堯之四岳舜之五臣禹之五佐湯之二相武之十亂皆是泰交氣象

君子以儉德避難

如滅膳撤縣大荒則不舉大災則不舉大札則不舉之類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

陰柔小人而亦薦賢以引翼欲取之以自衛也占者必貞則吉
否則必如荀文若之見殺于孟德柳子厚之失身於叔文矣

意承考也

武王遵養時晦卽文王之率殷畔國以事紂故曰意承考也

甘臨

兌爲口惟以美言市人如儀秦一流緣三失位无應正書十上
而說不行時也故憂之

盟而不薦

禮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薦非禮之盛而猶有孚顒若
故下觀而化也

貫魚以宮人寵

春秋之六如人戰國之七孺子皆不能貫此龍陽君之所以釣
大魚而泣也

七日來復

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
而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日故曰七日來復按陽
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治陰爲亂以統年十二月計之陽六月
陰六月而復必曰七日者見治不遽治猶文王終爲西伯而觀
兵必遲之武王亂不遽亂雖幽厲之無道猶不至于喪亡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易所以取善補過也

頤

飲食必有訟故言凶者三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三歲不得

險莫險于訟上下兩陽居中外夷內險險而不已故曰罪不能三年而赦耳年卽歲也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侯對王爲臣也坤在下爲臣康安也日君象晝日三接有親遇之隆錫馬蕃庶采菽詩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非如晉重耳之請繁纓以朝也

晉如鼫鼠

四爲臣位臧武仲之以防其知似鼠故曰貞厲

家人

夫婦有別故家人一卦曰貞曰正曰巖曰有物曰有恒曰閑曰

巽曰悔厲吉曰順而終之以威三季之滅亡漢唐之穢褻皆起于嘻嘻之一念耳

女正位乎內

不先言男正位乎外而言女正位乎內係卦自下離上巽長女中女用事故以女爲主三百八十四爻無定所亦無定見惟時而已矣

睽

天地睽剛柔之義見男女陰陽之道明萬物睽予齒去角之理明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豐其屨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孟喜曰天降下惡祥是也

言身算通
五
闐其无人

蘇臺麋鹿之走故宮禾黍之悲蒿目悽心莫此為甚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離為明艮為慎是以囹圄空虛獄訟衰息如旅之朝秦暮楚而無沉寃之積也

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異方之樂祇令人悲諺云美遊不如惡歸也

君子以申命行事

周禮州長一歲三讀法黨正一歲七讀法族師一歲十四讀法
閭師則無定期即重巽以申命意

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帝五天帝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渙者散也立
以聚之

生生之謂易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上經首乾坤
下經首咸恒

厚衣之以薪

月令伐薪為炭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炭以瀝水衣所以蔽體
厚者重也今溺棺時用木炭在棺底即此義葬親不嫌于厚故
曰大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未濟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隨在皆

危機也可不慎與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

初則在開闢之初無迹可見故曰難知其上則文明以後有象可稽故曰易知子張問十世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

四多懼

四近君位湯之夏臺文之牖里皆是彼操莽之流坐于不知懼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

虞荀言易多本人事而于寶詮解全本此數語如解乾初九潛龍文王在羸里九二見龍文王出羸里九三文王反國大釐其

政之日九四或躍武王舉兵觀釁而動九五飛龍武王克紂至位行此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四愆者商紂所由亡用六利永貞周公始于負扆南面以先王之道卒于復子明辟以終臣節故曰利永貞聖功也武王之崩年九十三而成王八歲言天復成王之年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小狐汔濟狐獸之妖者以喻祿父中謂二也因而猶處中故也此以記紂雖亡國祿父猶得卦矣不續終也言祿父不能敬奉天命以續既終之禮謂畔而被誅也他如勿憂宜日中則曰殷水德坎象晝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如未濟位不當也以六居三不當其位猶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之類不可枚舉而穿鑿支離在所未免矣

爻象以情言

爻謂爻下辭彖謂卦下辭情實也爻象所言俱是實事虛偽者占之則有反其象以應者如穆姜占元亨利貞而死南蒯占黃裳元吉而敗也

說卦

乾為天坤為地之下六子分列震為雷巽為木之類見一陰一陽之謂道无獨而有偶也夫盈天地間人不知京垓矣而男不聞有皓首而鰥女不聞有至老而處者雖職方言男女參差不齊而盈縮之數終能各如其配以是知乾坤之妙也

為妾

美女破舌兌為口妲姬裂帛而笑驪姬夜半之讒取戒于此虞

翻謂三少女位故為妾非也

飲食必有訟

自古莫大之禍每起于燕術沛公之鴻門吳王之魚腹易之垂戒深矣

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

崔憬曰言物不可以苟合于刑當需以文飾之故受之以賁此說非是凡獄之來多起于口舌虛詞誑誕狡獪無窮聽之者難得其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情實也故上九曰白賁无咎季路折獄歸于忠信是其義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

有關雎之德斯有麟趾之祥則百斯男于此可見崔憬曰歸妹

者姪娣媵國三人九女爲大援故言得其所歸者必大非也
夬決也

需乃事之賊故易以剛決柔收拾全經

讀易寡過一卷終

會稽門人沈鍾技

周官識小一卷

蛾術堂

天官冢宰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蕭山沈豫補堂學

斬木揭竿之輩多由於無執事聖人一轉移之使游手者各得
其衣食而人心靖陳氏俊卿曰柁師水手皆轉移執事此據南
方之閒民而言必合擔夫騾夫車戶船戶兼北方言之方備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書曰民爲邦本注云兩猶耦也繫猶聯也孟子言得天下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九兩以繫之而國本固
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

師民之所奉爲宗者儒民之所慕爲通者

藪以富得民

說文云藪大澤也左氏襄廿五年正義引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而注云澤無水曰藪上云藪牧養蕃鳥獸左昭廿年傳藪之薪蒸虞候守之風俗通云藪厚也然則藪者湊也鳥獸之所藪魚鼈之所集萑蒲葭茨之所蒼蔚而茂密生養之具多在於此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其富以得民之謂乎

六職辨邦治六聯合邦治

辨者所以杜侵慢合者所以化黨朋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卽聯之謂也國家之事職掌在一官而

散見於各屬功罪叅罰倘不聯絡卽有私意而吏治壞矣

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如今催科甚力歷任多年一無歉額掃數全完而工程穩固不至虧朽庫貯金草丹棗紬緞等件收藏完善者量加鼓勵而升擢之

而以考其治

宰夫之歲終月終旬終似與唐虞之三載疏數不同不知唐虞之期寬所以裕庶績成周之期密所以責官常而整肅班聯使無廢事則一也

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

纂文曰養苗之道鉏不如耨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雜陰陽書

亥爲天倉耕之始呂氏春秋曰冬至後五旬七日莒生莒者百
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耕必以時入之云者言入土之深淺也
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初耕欲深轉地欲淺皆是

有疖瘍者造焉

鄭氏康成曰疖頭瘍亦謂之禿身傷曰瘍頭爲六陽之首身兼
具體之全頭身有病則通體亦不適矣故醫師以此爲首

食醫

凡病之起皆由於不和故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
百醬八珍之齊

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

鄭注貳副益之也而易坎六四貳用缶注云六四上承九五又

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樽于簋副設元酒而
用缶也豫按貳元酒味淡貳禮不忘初之意

苦鹽散鹽

苦鹽粒之粗者散鹽粒之細者

掌王之六寢之修

言六寢而不言六宮者陽統于陰也不然膳羞服食何皆及之
爲其井匱

鄭氏康成曰匱謂匱豬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鄭氏衆
曰匱路廁也觀下除其不蠲去其臭惡先鄭似得之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弔所該者廣非特喪故鄭氏康成曰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傳

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此言水宜弔也又曰許不弔災君子惡之此言火宜弔也賈疏云荒禮恤禮皆須以財貨哀之

凡式貢之餘財

餘財曰式貢則非額外浮徵可知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

正義鄭氏康成曰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鄭君以漢事釋周官前漢書金日磾輸黃門養馬年十四容貌甚嚴出則驂乘母教誨兩平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圖畫於宮此其遺意而劉氏彝以圖為宮中廬舍之圖而周禮義疏案亦以為在圖之宮寢與鄭氏異

以陰禮教九嬪

九嬪下于六宮兩等而亦以陰禮教者其當修四德則一也

正其服禁其奇衰

正義鄭氏康成曰奇衰若今媚道賈疏引漢書孝文時婦人蠱惑媚道更相呪詛作木偶人埋之於地漢法宮禁有云敢行媚道者成周盛時未必有此奇衰如長袖之類史氏所謂服妖較為聯貫

內宰致后之賓客之禮

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來朝及女賓客豫按春秋莊十年息媯將歸過蔡蔡后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杜注不禮敬也蓋女賓客必以禮接之

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

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然月令季春薦鞠衣天子亦事祈蠶內宰上春獻種稷王后亦親勸稼

內豎

鄭注豎未冠者之官名考春秋僖二十四年晉侯之豎頭須注豎左右小吏兩注互異然各有取義內豎在寺人以下奔走宮中便於指使兼免防閑故以未冠爲宜若竊藏之豎不得以未冠釋也

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

鄭氏衆曰復謂始死招魂復魂喪大記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惟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復必於

太祖見后稷有靈必能致死而之生也曰冕服以生人之禮服之不忍死其親也

讀地官司徒

司徒爲教民之官然地官自大司徒以下至藁人七十九職其間言教者惟十有二教鄉三物教萬民鄉入刑糾萬民五禮六樂等條至小司徒雖掌教法詳於征役弛舍飲食喪紀六畜車輦伍兩卒旅井邑邛甸諸務下此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非不考其道藝獻其賢能書其敬敏而師田行役鼓鐸旗物不廢焉惟師氏保氏司諫司救數官專主化道然詳於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而閭閻子弟得以親沐薰陶者僅司救一官外此若載師閭師縣師均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遂人遂

師士均草人以暨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卵八角人場人廩人各司無非所以足國裕民而詩書干羽從略焉豈急於養而緩於教與子輿氏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心者無恒心蓋禮義生於富足而元公化民非徒發然後禁也

以佐王安擾邦國

後世教民之道朝三暮四紛更滋弊故周官曰擾兆民虞書曰擾而毅鄭注曰擾馴也言非此不足以安之

以世事教能

語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業必以世而精也班氏孟堅曰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所習工用高曾之規矩卽世事教能之謂與

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法卽職守貢之見諸事者言事行於此而政令於彼故曰待

五曰舍禁

玉藻闕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卽此

索鬼神

鄭氏衆曰索鬼神者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盬斯牲者也然旣曰肯禮殺哀矣何暇奉此牲幣此索字有搜捕之義如驅旱魃之類與下除盜賊一例

六曰安富

三代下之民非特貧者難以餬口卽富者亦不能自支正供以外繼以積穀硬派勒捐誅求無已又其甚者保甲殷戶擇愚無

知者而力委之如欲免此差徭則必屬於蠹胥猾吏而後更
替至歲逢旱潦沿門發帖始而甘言繼而厲色終而陰爲嫁禍
其在大族便家尚可保護而中人之產鮮有不至於破耗者安
得一安之之法以撫乎

族墳墓

記曰絕族無移服儀禮喪服高祖以下小功三月者皆曰族此
經曰族墳墓墓大夫職曰令國民族葬檀弓大公封於營丘比
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卽族墳墓之意

聯兄弟

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賈氏公彥以兄弟之名
施於外親爲正得之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鄉師遂師遂大夫縣正皆有聽訟之文而此獨曰歸於士者士
爲主刑之官虞書曰女作士如今軍流以上盡歸部案不准外
結也

地訟以圖正之

井邑正甸縣都圖藏於邦國蕭何入關先收圖籍魚鱗比次界
眼了然非如今時之隨勘隨繪書吏之可以高下其手也

與其衆寡

鄭氏康成曰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言衆人之中可與
者甚寡設或有賢者能者以禮禮者賓之

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氏康成曰書記之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一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一口六藝禮樂射之以六藝才技之能備內外兼修精粗畢貫雖有華士無從欺飾矣

比長

萬二千五百家之鄉而終之以比長化不遺于小教必起于微于此見成周之治精且密也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鄭氏康成曰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賈疏周法遠郊百里內

并國中其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鄉內也孟子曰死徙無出鄉猶見成康遺意○大司徒族墳墓聯兄弟而猶有不可不設法以禁之也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如今州縣廳屬各立社稷壇也

掌教兵舞

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書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其卽兵舞之謂乎

以授職人而芻之

職人無專司故王氏應電曰職人猶言有司謂牧人充人司門也鄭氏康成曰職讀為楫楫謂之杙可以繫牛楫人者謂牧人

充人與

其其兵車之牛

賈氏公彥曰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夫兵車本駕馬而所載輜重非兵車所能勝故別有兩轅駕牛繫解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殆兼駕與

郊里之委積

孟子臣聞郊關之內郊在關先此郊里在門關之後賈氏公彥云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案此郊宜據說文距國百里爲郊之說

教三行

鄭氏康成曰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較朱子行則理之所當爲者日可見之迹也更爲徹透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貴遊如今日外藩子弟從學于國子監者

六曰九數

鄭氏康成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芻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九章算術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質劑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纂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八曰贏不足以御隱雜互見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據此則九數之術各有專屬其實則

方田以下非不可通于勾股勾股以上亦自可用于方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役諸司空

役諸司空漢城旦夜春尚是成周遺意

父之讎辟諸海外

鄭氏康成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遠屬邊裔全無家庭之樂雖生猶死爲子者亦可以洩憤矣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經謂經理其事市中百貨錯雜不能使一肆盡鬻一物後鄭氏經界也賈疏經界其地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鄭賈之說似泥以量度成賈而徵債

成賈如今市中插標而貨之意

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尚書大傳日入爲日夕說文从月半見販夫販婦肩挑貿易之輩資本無多夕時交易以便來日貨賣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

期卽日廛而市朝時而市夕時而市之期

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便有使阜布帛粟菽之類有益於民者使亡使微奇技淫巧之類有損於民者卽此見先王風俗人心之至意

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時水旱風雨之愆期者事耕耘收斂之不及者非移而救之則

全功盡棄矣

及蜃車之役

卽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之蜃車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蜃車卽所以載蜃者王氏應電之說近之

凡邑中之政相贊

鄭君曰長短使相補助賈氏公彥曰云邑中者謂一里之內上有政令徵求則五鄉其相贊助王氏昭禹曰相贊則欲其相和親也據上三說贊字俱就民上言第玩禮文之政似以鄰長相贊於遂人爲得

種之芒種

二十四氣有芒種鄭氏衆曰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鄭氏

敬曰稻有芒故曰稻今水田多四月插秧故節交芒種則種之

若祭山川則爲主

此非名山則可若五嶽之祭山虞安得主之

迹人邠人

二職列於林衡川澤之後深山大澤實產龍蛇韞玉懷珠半由林澤也

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鄭君曰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此染草當入于染人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鄭君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糧卽孟子師行而糧食之糧食卽遺人廬有飲食之食

大祭祀則其其接盛

大祭祀郊禘也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鄭君曰九穀六米別爲書賈疏六米者九穀中黍稷稻粱菽六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曰米者夫穀而言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春人饎人稿人

廩人以下入職或歛藏或頒予或炊春總一土地之所出收拾司徒全文最爲完密

春官宗伯

以軍禮同邦國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殷之所以亡也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周

之所以興也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禮以定民志故用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特屬之大宗伯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成周爵位有正而無副故儀以九爲則非如秦漢之有比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采菽詩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傳曰賜子產先路再命之服衣服車旗之賞賜見于載籍者如此至宮室之賜起于秦漢之世成周未必有此宮室二字亦疑新莽竄入

饗食授祭

鄭君曰授賓祭肺王氏詳說援曲禮殺之序徧祭之注以授祭爲祭肺似未盡不知明堂位文周祭肺祭其所尚最爲挈要奚

必瑣瑣該備乎

釁鬯

鬯人大喪其其釁鬯鄭君曰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賈疏則此
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竊疑此酒字蓋酒字之誤言不過洗濯
去其穢濁耳

雞人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詩云雞既鳴矣朝既盈
矣傳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會同軍旅多以雞唱為準

大寶器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鄭君曰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
者玉瑞即大圭桓信躬穀蒲之屬

天府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鄭君曰上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賈

公彦曰謂夏之季冬歲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卜筮也周亦何嘗不用夏正乎

若遷寶則奉之

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亦是此意

九命八命

九陽也上公九命為伯有君人之義故命數以奇八陰也王之
三公八命有臣人之義故命數從偶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鄭氏鍔曰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君臣無
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據鄭氏鍔說以虞書十有二章

必合日月星辰方不紊制不知九爲陽數之極易九五飛龍在天龍爲君象安得以九少之

以享生妣

鄭君曰生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守祧入人其一爲姜嫄廟執是說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揆諸后稷之心安乎否乎善乎祭法之言曰周人禘嘗不遺夫禘豈可遺夫廟乎

陽聲陰聲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律爲陽同爲陰樂之有律同猶易之有乾坤乾之屬有震坎艮而黃鍾以下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繼之坤之屬有巽離兌而大呂以下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繼之至黃鍾下生林鍾之初六大呂上生夷則之九五卽陽變爲陰陰變爲陽之義

猷幽詩

以下俱說猷幽雅猷幽頌而此不言猷幽風鄭君曰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其解亦鶻突風者後人編次者所名而當時男女言情咏歌寫意亦不過如儲王田家諸什以備觀風者之採擇而已故直以詩目之

凡取龜用秋時

月令季夏命漁師登龜而此云秋者季夏漁師取之於江此取之於玉府天府也

眠禋

十輝不列於保章馮相之間以妖祥尚在疑信恍惚之際故次於龜卜占筮

禁督逆祀命者

傳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論曰季氏族於泰山皆是

及葬及期

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先外祀也及朝御匱乃奠後內祀也

太史與執事卜日

鄭君曰執事太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賈疏占人職史占墨蓋占之者史所以專其任而視之者太史所以統其事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辨正王氏志長曰魏氏校以後世御史專主諫諍按之經文殊無此義而以師箴矇誦工諫爲言見無人不作其敢言之氣第御史一職究以封駁爲事故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有未善者則屬奏而直陳之是者固依議而行非者亦不大加申飭以其有言事之責故曲恕之三代以下箴誦之典不行無位而擅遞封章者治以應得之罪國家一日萬幾只此數十言官而其所以陳議者未必無膠偏隱徇之病則御史之任尤當慎簡矣

巾車異姓以封

鄭君曰異姓王甥舅賈疏若陳國杞國考杞國非蓋齊國邑姜太公女配於武王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夏官司馬

大司馬以佐王平邦國

九瀼平邦國惟制軍詰禁爲卽戎其餘入者或先清其爭鬪之原或豫作其獎勸之氣或默爲防禦使釁隙不生或寬示公平俾心腹可寄傳曰德刑詳義信禮戰之器也成周盛時平邦之法如此

以九伐之瀼正邦國

此令也而禁在其中矣

輿司馬行司馬

傳曰及七輿大夫晉于是有餘子公行略仿此
惟加田無國正

加田如王制圭田無征同

馬質書其齒

馬之老少以齒爲驗故傳曰馬齒加長矣

司燿

傳曰命夙駕載燧火亦軍中之甚急故列職于掌固之前

羅氏掌烏鳥

烏爲孝鳥羅氏獻鳩以養國老者故掌之

辨其年歲

卽漢詔署行誼年之意

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

西面北上尚有三揖之士而辭不及者尊可以該卑也

掌士大夫之弔勞

三公孤卿之弔勞大僕掌之士大夫下於公孤故屬之小臣

則賜之禽

禽雞鶩之屬可以供牲者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

國語師箴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皆是

校人

一馬也而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見馬政之重也 鄭君曰馬祖天駟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執駒

月令季春之月遊牝于牧者所以蕃馬種校人執駒者所以惜

馬力鄭衆曰執駒毋令近母猶攻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駢

正校人員選

三代皆稱官後世稱員昉此

職方氏男女

揚州其民五男二女荊州其民一男二女豫州其民二男三女

青州其民二男二女兗州其民二男三女雍州其民三男二女

幽州其民一男三女冀州其民五男三女并州其民二男三女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合九州而統計之多參差不齊似匹配之

有未稱者而總不聞多男者有曠夫多女者有怨女于以見造

化之妙不可以意計策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

王氏應電曰設官之例凡士之數必以二四六八而此獨以五與十者以五方也不知地數成於十故特以五十言之

合方氏達天下之道路

達卽地官達之以節之達俾得關津門市無所究詰得以自由而觀新物

新物之觀非示人以巧便禮時爲大欲其昭大同之軌也

川師與其利害

利如蠙珠可飾冕環之服害如蛇龍能致風雨之殃

秋官司寇

詰四方

鄭君曰詰謹也詰蓋問也頌曰淑問如臯陶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此本有可殺之罪而猶怙惡不悛不能再邀寬典

乃致於朝

謂官府治事之處

羣吏東面

鄭君曰羣吏府史也蓋非羣吏卽傳云王使委于三吏之吏如府史甚卑安得東面乎

百姓北面

百姓卽大司寇所云百族賈疏所云百姓王之親也

訊羣吏

羣吏府史之屬掌獄辭者曰三訊卽與衆棄之之意

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

生齒書于小司寇見民數之重無輕用刑以傷天地之和

羣士司刑皆在

如今朝審六部都通大及各科道掌每位各設一座先讀 詔諭好生之德而後各省絞斬以上獄案互相披駁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王制所謂王命三公參聽之卽此義也

士師受中

用刑之道非失之寬卽失之刻是以小司寇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而歲終復登中於天府至鄉士方士遂士縣士皆士師受

中焉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於中誰謂刑可太過不及哉

宮罪五百

鄭君曰書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而漢世司馬遷被李陵之禍受腐刑則不止不以義交矣

司厲

司厲卽地官之司虺彼主立市而言此就大概而言

司圜

卽圈禁之意使其自艾者

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

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與中國言語不通贄幣不同一旦獲罪入于中國不以素所服習者隸之將有不能遂其生者

夫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而况人乎于此見先王之盡人性也

禁殺戮

此職與調人相類第有不服調人之處特設禁殺戮以治之

庶氏

鄭君曰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考庶讀如藥煮之煮月令季春有餵獸之藥毋出九門似矣驅除毒蠱之言似非蓋獸有不可以弓矢陷穿取者則必毒藥制之耳

雍氏

溝瀆澮池之禁所以佐遂人匠人者

庶氏掌除毒蠱嘉草攻之

鄭君曰嘉草藥物未聞 案柳宗元種白蘘荷詩云庶氏有嘉

草攻禴事久泯嘉草疑卽蘘荷之類蓋注說中引詩者惟此

碧蒺氏掌覆天鳥之巢

鄭氏鐸曰聖惠方言有鳥夜飛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狀如五疳是如天鳥之害有如此者不可以不去也云云方書証經殊非尊經之道

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者子男同一位也

若有大喪

凡諸侯來朝而薨者詔大行人相之

凡行人之儀

此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容疑脫簡在司儀及其儻之下

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禁則禁之於未然威則威之於既事

九戎之威

秋官掌交九戎之威宋黃度說三代九州之內各有蠻夷白翟陸渾之戎淮夷徐戎固不能識知中國之禮法也夷狄慕儀拒而不通非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之義掌交專協比中國於其自至而交際猶以禮義故序其官於掌誦之下來斯受之矣云云按此固見懷柔之至意惟于威字意殊未當間有負固不服者先王亦當以九伐之法行之所謂以仁育亦以義正也

掌貨賄

闕

此職想制禮時有此官後因貨賄為名究非垂則立法之道况良貨賄已藏於王府安用此培克之名耶故去之蓋非闕也

攷工記冬官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賈氏公彥曰車一器也而輪人輿人車人輶人聚焉以周所尚故也以周所尚此說蓋非觀陳氏傅良蒼萃車制名目如夾車

兩旁而圓轉者曰輪輪之外輶而行地者曰牙亦曰車輶牙之

中直指湊轂者曰輻亦曰輻輻之所湊而貫軸利轉者曰轂亦謂

見轂內之大穿曰賢轂末之小穿曰軹軹中鐵關西曰軹軹中

壺處容軸者曰藪藪外以皮約束之而畫以五采口篆以草鞞

轂曰幬輻之近轂稍麤處曰股輻之近牙稍細處曰骹輻樺之

入轂鑿者曰蓄亦曰弱輻樺之入牙者曰蚤轂與牙之受蓄蚤者

曰鑿鑿有楛以固之曰檠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者

曰綆漢時人曰輪篲已上輪人車身受載者曰輿輿之深曰隧輿後橫木

曰軫六分車廣以軾圍全輿之底通曰軾軾方象地又云加軾與輻四尺又云弓長四尺謂之

之軾亦謂車兩旁為闌者曰軾亦謂軾輻之植者橫者曰軾與轂未同

名兩騎上出式人立可用一手馮之者曰較九辨倚結輪今輪即此自較

以前揉曲以周於當面人可俛馮之以為敬者曰式式低較高如兩層較

然故曰重較亦曰重耳若牛車及後世式之下植者橫者曰轂

之車無高低兩層謂之平較亦曰平肩已上車轅曰軾謂之梁軾軾之前持衡者曰頸又軾前胡曲與人

行軾之後承軾者曰踵軾之當伏兔者曰當兔輿下三面材持

車正者曰任正左右并前任正之當前一面曰軌軌前十尺任

正三面亦通曰軌鄭注謂輿下軾之前頸所持而下屬兩軛以

駕服馬者曰衡兩軛之間曰衡任兩端貫於轂中橫輿下為伏

兔所鉗而承輿者曰軸軸末以鐵止輪之上連輿底下鉗軸為

駕說之用者曰轡亦謂之一曰伏兔不下四十名色古人執技

必曰專門名家三材不失職即謂之完豈有一人而可兼數十

人之藝乎如日本朝所尚而工聚殆未得制器意矣

車有六等之數

正義鄭君曰此謂兵車也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

數法易之三材六畫此說似鑿六等疑即輪人可規可萬可水

可縣可量可權之六數

以澆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
今之漂白色卽此製也

鬲實五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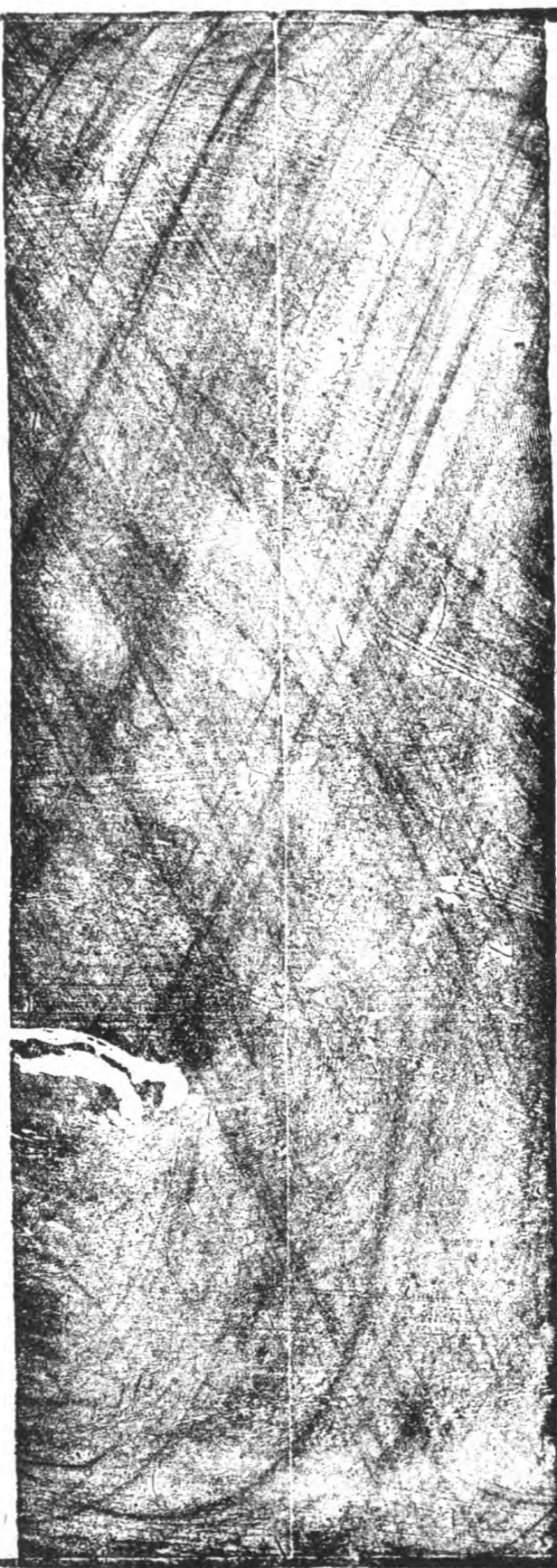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鏐曰鬲則鼎之類所以烹飪也爾雅欵足謂之鬲欵
空也蓋其足中空也按欵式也玩謂之義自見

梓人

孟子梓匠輪輿梓列在匠輪輿之上以其所職者繁如爲簠虛
爲飲器爲侯一工而兼數事也

大防外網

王氏志長曰外網者非更網其上乃益厚其下耳下愈厚則上
愈網矣前明潘季馴治河頗師此意故數十年河流順軌今之
坦坡卽其遺制而水利諸書每謂創自潘公是猶溯周家之世
澤追尊鞠祖而忘后稷也宰相必用讀書人吾謂治河亦然



周官識小一卷終

會稽門人沈肅校

左官異禮略前敘

若夫雲龍鳥火黃炎列其名春夏秋冬唐虞昭其守斯則有事必有職有職必有官迨乎治典雜繁爵秩浸廣三百六十至周大備矣夫周官一書縉紳之祖也自宣平以降列侯分柄命卿以外多樹名號如宋之多稱師楚之多稱尹晉之多稱軍皆鋪張聲耀掩飾脅亂非所以嚴仕版也茲取隱桓以下定哀以前有名殊而實似者得若干條若夫大宰司徒諸官卿士師傅各職與夫周官國語尚書風詩名職相同者多未之及其體例與程廷祚春秋考略沈淑左傳職官各別亦百官之變草史志之別錄乎蕭山沈豫

左官異禮略一卷

蛾術堂

蕭山沈豫補堂學

右宰

隱四年衛人使右宰醜林曰右宰官名

卜正

隱十一年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杜曰卜正卜官之長

側室

桓二年卿置側室杜曰側室衆子也得立一官疏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

時選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蔭所及惟知宗事故特言之

貳宗

桓二年大夫有貳宗正義曰貳宗與側室為例皆官名

莫敖

桓十年莫敖患之杜曰莫敖楚官名

令尹

莊四年鬬祈為令尹正義曰楚國名上卿為令尹者釋詁曰令善也尹正也釋言曰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大闞

莊十九年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

大闞

杜曰若今城門校尉

圉人犖

莊三十二年圉人犖○按周禮夏官有圉師圉人掌養馬者

七輿大夫

僖十年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林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七輿大夫之官

門官

僖二十二年門官殲焉杜曰門官者守門官師行則在君左右正義以為蓋周禮虎賁氏之類

豎

僖二十四年晉侯之豎頭須杜曰左右小史

執秩

僖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杜曰執秩主爵秩之官

大士

僖二十八年士榮為大士杜曰大士治獄之官

門尹般

僖二十八年門尹般○按門尹蓋即周禮司門之類

行李

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按顧處士左傳杜解補正曰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曰行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

宿於重館

僖三十一年魯臧文仲適晉宿於重館。○按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吏不知人與氏皆官名貴非大夫賤不至隸且館者候館也周制置有寓望謂寄寓之樓可以觀望亦曰候館候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而賓客羈旅則委人以稍甸之畜聚供之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臧文仲魯卿也卿行旅從非所謂軍旅之賓客歟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

委人也

環列之尹

文元年且掌環列之尹杜曰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舍於甯羸

文五年晉陽處父聘衛舍於甯羸。○按賈逵孔晁以甯羸為逆旅大夫則周末聞有此官劉炫以為逆旅之主庶民而已古之賓客不舍於庶民之家秋官國有賓客野廬氏令其徒擊櫜以宿衛焉凡有節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而誅昌翔窺伺之姦然則甯羸氏者野廬氏也

右師左師

文七年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杜亦不註何官

司城

文七年公子蕩為司城

程延祚曰春秋宋無司空而有司城所謂宋以武公廢司空也

司敗

文十年臣歸死於司敗也

杜曰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工尹

文十年王使為工尹

杜曰掌百工之官

帥甸

文十六年使帥甸攻而殺之

杜曰帥甸郊甸之帥

執訊

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杜曰執訊通訊問之官

公族餘子公行

宣二年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

杜曰皆官名孔穎達曰公族餘子公行周禮無此三官之名

○按毛檢討經問論語寧武子答條下至于公族大夫公

路公行則皆是晉官倣周制之倅而異其名晉成公會制田

邑以養公族且使公行之官皆得率其屬以掌公戎行

旄車之族

宣二年趙盾為旄車之族

杜曰旄車公行之官

箴尹

宣四年其孫箴尹克黃

杜曰箴尹官名

左尹

宣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

杜註未詳何官

內官

宣十二年內官序當其夜杜曰內官近官○邵氏曰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少宰

宣十二年楚少宰如晉師杜曰少宰官名

銳司徒

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曰銳司徒主銳兵者

辟司徒

成二年辟司徒之妻也杜曰辟司徒主壘壁者

輿帥候正亞旅

成二年輿帥候正亞旅杜曰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

三吏

成二年王使委於三吏杜曰三吏者三公也鄭曰五官之長曰三公也

不更

成十三年及不更女父杜曰不更秦爵正義商鞅定秦爵二十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

校正

成十八年校正屬焉杜曰校正馬官

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成十八年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杜曰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按王尚書經義述聞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二

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
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之徵令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
師掌官成以治凡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其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
闕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其大小之鑿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
正故入職師旅在正之下師不陵正旅不偏師言小不加大
也襄二十五年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乃杜
注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
之帥也注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
旅小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帥師旅也皆不知師旅
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遂爲

之師旅乎

司武

襄六年司武而楛於朝

杜曰司武司馬

隧正

襄七年叔仲昭伯爲隧正

杜曰隧正主役徒

司里

襄九年使伯氏司里

杜曰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正義曰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

救此

○按此伯氏司里自暫董其事非一定官名程疑誤卽

杜注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亦非正義得之

令隧正納郊保

襄九年令隧正納郊保

杜注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

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襄九年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杜注校正主馬工正主車

司宮巷伯

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曰司宮奄人巷伯寺人皆掌內宮之事

二師令四鄉正

襄九年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林曰二師左右師也鄉正卿大夫也正義曰此鄉大夫非卿典之

祝宗

襄九年祝宗用馬於四墉杜注祝大祝宗宗人

火正

襄九年古之火正○按漢書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

度長

襄十一年度長鮑杜曰秦爵

官師

襄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

襄十九年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杜曰皆未詳

諸子

襄十九年諸子杜曰諸子諸妾姓子者而願氏爰武獨引房元齡管子注諸子內官

褚師

襄二十年褚師段杜曰市官也

尉氏

襄二十一年將歸死於尉氏杜曰尉氏討姦之官

候

襄二十一年使候出諸轅轅杜曰候送迎賓客之官周禮夏官有候人

少正

襄二十二年齊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杜曰少正鄭卿官也正義曰春秋官名變改周禮無

此○按孔子誅少正卯是魯亦有此官

為王御士

襄二十二年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杜注曰御王車者○按王尚書

經義述聞云御士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非謂御車者也

七輿

襄二十三年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杜曰七輿官名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與侍十

年七輿大夫不同

馬正

襄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杜曰馬正家司馬

左宰

襄二十三年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杜曰自家臣仕于公也至左宰為何官不

可詳○按毛檢討經問論語甯武子答條下若公彌之為左宰則又倖之最卑者矣

正夫

襄二十三年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注正夫隧正正義曰隧正屬司徒

侍漁

襄二十五年申蒯侍漁者杜曰侍漁監取魚之官

左相

襄二十五年慶封為左相○程口按史記崔杼為右相相之名始愚謂黃帝六相仲虺為湯左相相之名由來已久

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襄二十五年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杜注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

屬○按述聞云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

偃為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張老為元候鐸遏寇為輿尉籍偃為輿司馬元尉即軍尉

也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即輿帥也故襄十九年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

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

吏之新制也此傳齊賂晉侯為賂晉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

為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矣昔武

王伐紂誓師毋野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為官凡五晉

之五吏其遺法也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夏官司

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

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

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為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

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出賦自

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傳

十七其後作五軍三十舍二軍文六作六軍成三至悼公舍

新軍而復為三軍襄十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為

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再以乘馬之法計之城濮之

戰晉車七百乘在僖二十八年是凡五萬二千五百人當為

師帥二十有一每七帥而一軍鞍之戰八百乘在成二年自

二軍仍為三軍凡六萬人為帥二十有四每八帥而一軍平邱之會

四千乘在昭十三年自襄十四凡三十萬人為帥百有二十

每四十帥而一軍此傳伐齊不言軍數以三十帥推之當為

千乘而統士卒七萬五千人每十帥而一軍也若下文百官

之正長師旅師旅為官屬而非將帥矣

令正

襄二十六年子太叔為令正杜曰主作辭令之正未詳何官而

獨為令正之官則其尤知所重可見矣孔子美之有以夫豫

按令正非官杜曰主為也言主辭令之正故曰以為請子產

外僕

襄二十八年外僕言曰杜曰外僕

復陶

襄三十年使為君復陶杜曰土衣服之官疏云服陶衣官

左官是禮各

輿尉

襄三十年而廢其輿尉服曰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

馬師

襄三十年因馬師頡介于襄庫林曰頡卽羽頡爲馬師之官

輿嬖

昭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顧氏杜解補正曰輿嬖嬖大夫葬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

夫之類

工

昭九年而遂酌以飲工注工樂師師曠也

外嬖

昭九年又飲外嬖嬖叔補正曰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正僕

昭十三年因正僕人殺太子祿杜曰正僕太子之近官正義曰正僕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

嗇夫

昭十七年嗇夫馳孔安國曰嗇夫主幣之官鄭云蓋司空之屬

府人庫人

昭十八年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疏云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

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

野司寇

昭十八年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曰野司寇縣士也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

昭二十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

虞候守之海之鹽屋祈望守之杜曰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此置衡麓以守山林也鹿與麓通舟所以行水鮫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又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此皆○程氏曰按祈望後世立鹽官之齊自立名故不與周禮同

始

昭二十一年冷州鳩曰杜曰冷樂官

莠尹工尹

昭二十七年楚莠尹然工尹麋杜曰二尹楚官服麋云工尹主宮內之政

王馬

昭二十七年與王馬之屬注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樂尹

定五年以為樂尹杜曰司樂之官

牧正

哀元年為仍牧正杜曰牧官之長

庖正

哀元年為之庖正杜曰庖正掌膳羞之官

宿有妃嬪嬪御焉

哀元年宿有妃嬪嬪御焉杜曰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名

周人

哀三年命周人出御書杜曰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宰人

哀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曰宰人冢宰之屬

差車

哀六年其臣差車鮑點杜曰差車主車之官

虞人

哀十四年以賜虞人按虞人即周禮地官山虞澤虞等官

大尹

哀二十六年六卿因大尹以達杜曰大尹近官有寵者

左官異禮略一卷終

蕭山門人葉青按

左官異禮略後敘

豫於戊子歲暇日讀左氏傳見官制與周禮異者條記件繫其若干帙正在謄繕底本而揚州書賈攜吳氏藝海珠塵八集取而讀之有上元程氏廷祚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江蘇常熟沈淑左傳兩書竊見程氏之考有官必書而亦間有遺忘并杜註不詳何職而程氏概目為官如襄二十六年子太叔為令正而程氏按云獨為令正之官云云者豫特取而辯之非敢掎擊前哲亦有疑其析意也嗟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層冰由積水所成蓋踵其事而增華窮其原而溯其委也彙而輯之于右時道光壬辰季夏二十有一日誌于袁浦安穩槎之南楹

